

戛纳电影节《风流一代》评分领跑

对话贾樟柯： 钦佩妻子赵涛是优秀演员

第7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在法国如火如荼地举行中，入围竞赛单元的贾樟柯新作《风流一代》备受关注，并在当地举行了全球首映礼。

《风流一代》是贾樟柯继2002年《任逍遥》、2008年《二十四城记》、2013年《天注定》、2015年《山河故人》、2018年《江湖儿女》之后，第六部入围戛纳竞赛单元的作品。

这部有贾樟柯御用女主赵涛主演的《风

流一代》讲述了21世纪前二十一年，一位中国女性沉默着经历了喧嚣的生活，一程横跨二十余载的风雨人间。

赵涛饰演的巧巧与恋人斌哥（李竺斌饰）在漫长的时空之旅中，上演分分合合的爱情经历。从2001年至2023年，影片拍摄周期也横跨22年，真实记录贾樟柯镜头里本世纪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

首映礼结束后，影片获得了观众和媒体的好评，目前该片《银幕》场刊评分为2.4分，和

《善良的种类》《艾米莉亚》一起领跑。

《风流一代》不仅被称为自新世纪起始贯穿中国的“奥德赛”，还有影评人评价道：“贾樟柯这次大胆的实验竟然如此成功，以至于看完《风流一代》后，人们会有一种奇妙的印象，仿佛这是他一直在积累的最终作品，所有那些备受赞誉的前作只是为这部电影积累的原材料而已。”

晨报记者连线采访了贾樟柯，请他来讲述《风流一代》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影片。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完成和推出一部回望世纪交汇以来二十多年的影片？

贾樟柯：人类普遍经历的一种灾难，外在的一种巨变，它总是结束一个阶段的艺术，开始一个阶段的艺术。所以在这样一个客观的条件下，因为你有了大把的时间，你可以去处理回顾过去的影像，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转折关头去回望过去。就是这个时间点应该做的事情，它不是我们的选择，是被安排的，你说我早不剪辑不剪，确实之前都没动过脑子说要把那些素材剪出来，做件事情其实就是顺天意，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天成”。

记者：《风流一代》的故事脉络和之前《江湖儿女》等你的其他电影是有大致的相似和继承的，同时这部电影的视角并没有集中在主角二人身上，加入了很多群众的集体镜头，这方面的设计是有什么新的考虑？

贾樟柯：对于每一部具体的电影，它是一个具体的电影，也是一个个体，就是你怎么去描述这件事情。比如说失恋，如果我们讲故事说这是一个关于失恋的电影，它是一个在没有电话的年代的失恋故事，还是一个在互联网时代的失恋故事，或者在一个人工智能年代的失恋故事，这个故事你一听一样是失恋，但是背后的年代，我们生活的感觉和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了应该在一个清晰的故事线之上，来负载起丰富的时代信息和人物的感受。好像一条河流一样，河流比较复杂有转弯起伏，当然河流就是一个自然的人的生活流动，只有河流的稳定性，才能够负载起河流上面它的波光粼粼，它的一闪而过的那些感受，就是这样的一个叙事原则。

但同时在制作的时候我也有想过，要不要用一种时空交错的方法，或者说用一种回望回

的，每种方法都有它的叙事优点，比如说回望闪回的方法，可能情感效率会很高，观众马上会被感染，但是我最后还是决定用一个纯线性的叙事方法，因为我觉得整个20多年的拍摄，它就是一个纯线性的拍摄素材，已经形成了纯线性的线索里的变化节奏。所以这个电影讲了很久，一直到今年年初还在剪。

记者：片名《风流一代》里“风流”这两个字有很多意思，你如何界定和理解的？电影里面基本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人，你觉得那一代人哪里最风流？

贾樟柯：7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记得是在我七八岁，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时候“风流一代”这个词突然流行起来的，他特指那一代青年人。所谓“风流一代”是指在改革开放初期要坚定地迈向现代化，坚定

地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它相应的是一种不稳定性，我们要从体制出来，我们要打破传统，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大家如果留意的话，现在还有一本青年杂志就叫《风流一代》，我们小时候就有这本杂志了。所以这跟电影中的这些人物的成长时间是一致的，当然我们英文名是《Caught By The Tides》，其实是没办法准确地翻译的，风流的一个概念，我自己的英文名跟中文名也差异性很大，要找到英语里面更能代表电影主题的东西很难，跨文化很难理解风流。

我觉得它就是指这么一代年轻人在一个社会变革刚刚开始，在一个摸索阶段它呈现出来的一种野蛮生长的生命力和活力。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人年龄的改变，这一代人也经历了很多代价，付出了很多代价跟挫折，我觉得它就是讲中国社会在充满能量激情的年代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它内在的科技变化，包括机器人这种科技变化带来的影响。当我们去回顾自己生活的时候，我描写的就是这么一个抛物线曲线。

记者：你的妻子赵涛继续是作品的主角，如果纯粹作为一个导演的角度来思考，赵涛是一个怎样的演员？

贾樟柯：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我很钦佩的演员，我觉得任何一个导演面对自己作品的时候，都希望一个能够很好地展现自己作品的演员，我觉得她这么多年来表演才华和能力，让我们整个团队特别想跟她一直合作。

另外一方面，确实前20多年，从2001年开始也没别的人拍，她就这么一直拍下来了。

我觉得在创作上首先要对作品负责，其次就是要寻找到你觉得真的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真的有表演能力的人，赵老师就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谁说《我的阿勒泰》 只有“诗与远方”？

“我好像潮湿的腐木，晒到了阳光。好明媚，好治愈，看着好想流泪。”

在《我的阿勒泰》豆瓣页面上，有这么一条高热评论。

它很简单，也很直接——明媚与治愈，恰恰正是这部8集短剧迅速出圈的关键原因。

回头看，《我的阿勒泰》在社交平台上的第一波好评口碑，源自张凤侠（马伊琍饰）与女儿李文秀（周依然饰）之间有关“什么样才是有用的人”的从容讨论。面对女儿的自我怀疑，母亲简单直白地给出了另一种解法：“生下你来说是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那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是不是？”

一句话，无数观众的“内耗”被治愈了。不是“鸡汤”，也不是“PUA”，从从容容地过，就是生活的明媚与治愈。

如果说多年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是一种放下烦恼、即刻出发的理想主义，那《我的阿勒泰》给出的解法，就是当下人更有共鸣的自洽：不顺着别人的评价，不屈从固定的规则，“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

《我的阿勒泰》首先有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好。

剧集开篇，心怀文学梦的李文秀高中没毕业就去了乌鲁木齐打工。她不知如何开始自己的写作，被讲座上作家一句“去爱，去生活，去受伤”所触动，隐隐约约有了动笔的契机。然而，她的梦想不断被同事嘲笑，当霸凌愈演愈烈，李文秀丢了工作，不得已回到母亲开设小卖部的阿勒泰。

但这又不仅仅是一个青年人成长的故事，它说的是人们来来去去，走自己的路。

蓝天、白云、草场、松林、溪流、牛羊，在这种毫不遮掩的美景之中，人人面对自己的课题。有时是关于成长与梦想，有时是新生活与旧观念的冲突。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解法，不过都是接纳自我，顺应当下的本能。

写人近乎白描，在处理具体的事件时，《我的阿勒泰》也选择平实。比如在前往夏牧场的路上李文秀与巴太从朦胧暗恋到彼此奔赴的纯爱——有人吐槽爱情故事把原著的灵巧变得媚俗，但情感本来就是成长的必然，这段感情线索跳出国产剧的套路，拍得干净、朴素、浪漫。

没有造作的柔光滤镜，没有刻意的巧合，他们就是彼此看见的观察者。甚至在爱情发生之后，剧集也细腻还原出巴太那些并不完美的侧面，坦承李文秀淡淡的遗憾：真正在一起了，也不是想象中那样好。

而剧集后半程的高晓亮（蒋奇明饰）的贪婪与欺骗，巴太为救李文秀而射杀爱马“踏雪”的惨烈，亦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必然。美是生活，却也常常被入侵。在阿勒泰的生活逐步治愈了李文秀的胆怯与自卑，但她并没有真正懂得如何面对世道艰险、人性凶横，她为母亲讨回公道的冲动来得猛烈，却注定要碰壁。

我们甚至可以说，剧版没有想要教给观众一些什么。智慧如张凤侠，也不是刀枪不入，不是不会犯错。看着高晓亮离去时落下的泪，悄然道出她在被骗后的自我疗愈，“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就是啦”不是无中生有的豪言，是看开后依然保有爱的能力的勇敢。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观众为什么被《我的阿勒泰》吸引？

明媚而治愈，是坦然正视生活的苟且，即便远方亦有家长里短、观念冲突、善恶交织；也是在正视了苟且以后，依然理性主义地相信，此处或别处，活着就很好。这份清醒的通达，对今天的人们而言弥足珍贵。

从这个意义上说，剧集播出过程中有关改编的种种争议称得上是吹毛求疵了——即便是李娟自己，在《我的阿勒泰》每次再版过程中，对作品都有新的认识和反思。

我想，大可不必过分纠结剧版还原了几分李娟散文的意味，也不必苛求改编时所增加的新人物、新线索是否“忠于原著”。影视与文学的双向奔赴，恰恰在于文学之宏大提供了无数发散的可能，而影视的沉浸与直观，寄予人们即时的慰藉，又吸引着意犹未尽的他们回归文学，再度升华感悟。

《我的阿勒泰》，做到了。

晨报首席记者 曾索狄

晨报记者 陆乙尔